禮記章句

禮記章句卷四

衡陽王夫之譔

檀弓下

凡七十一章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適丁歷反長丁丈反乘繩證反

公亦君也五等諸侯之通稱年十六至十九爲長殤車遣車形製如車而小載奠牲肉以送死者置於椁內諸侯之子成人而未立爲世子則車五乘自此以下降殺以兩凡言庶子者自適長子而外皆是不問其母之貴

賤矣中下殤無遣車不成喪也無車者包其奠肉

右第一章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長丁丈反）

達官謂以其職事自達於君別於大夫之陪臣也長官正也陪臣從大夫達官之屬從其長不得與君相接則恩禮不敢踰喪服曰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厭於天子惟貴臣得伸耳惟天子則臣皆斬衰而杖

右第二章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者三之三息暫反）

宮殯宮也出柩出就行也命引之者使人引柩車行也人子不忍去其親君以義奪其情也三步止者孝子攀援終不忍行也君三命之柩車乃行君弔事畢不送矣

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朝直遙反

朝柩朝廟也哀次在大門外死者平生待賓客之處柩將行於此少駐孝子舉哀焉君或不及弔於宮而於此二處弔之亦必待其行而命之引乃退

右第三章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疆國境也漸老則不以筋力爲禮送死者人道之大不

弔則不徒行以營他務可知非然者是老而不知止也

右第四章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說他活反齊子斯反衰七雷反

蟜固魯士也入見問其疾也時以君之禮尊大夫上僭下諂蟜固矯其失而正言之以警季孫

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

表明也謂別嫌明微也武子詘於正論而姑善之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其門點家之門時魯人以君禮事季孫喪則爲之過憯

會晳歌於門示不爲之廢樂是也蟜固有齊衰之服雖
喪不弔則可以弗問疾矣違禮以往則欲矯人之失而
先自失也

右第五章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事謂浴襲斂殯之事士於大夫必爲之出又不可輟事
而起辭令少待於次君則輟事出迎士則不出

右第六章

弔於人是日不樂

君子無故不廢弦歌弔則已之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惟奔父母之喪則越疆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行弔謂弔於他國而在塗也雖未至於喪所必先居約以自盡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引柩車索紼挽棺下壙索從柩謂引者人數已足主人辭之不得執引也則更代執引者而執紼喪不爲賓必有事也

右第七章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拜往拜於公門也雖無主後必謝君之辱舍人客所館主

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此謂賓死於館而君弔之主人其介也曰臨者拜謝之辭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庶人之喪君所弗弔遇則使人弔重哀死也喪專道而行不避君

右第八章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謂適子有故不在喪次賓入哭庶子不敢當如何不淑之辭大夫世祿嗣子定位於喪矣

右第九章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適丁歷反

適室正寢在遠聞喪不得往則爲位而哭之若往者位繼其外兄弟

子爲主

甥爲舅緦有服者主位東階下受弔拜賓

袒免哭踊免亡運反

子袒免倡踊已拾踊

夫入門右

稱夫者子雖爲主而妻服重故從妻爲主而稱也婦人於爲父後者不降入門右者賓禮其哭之位近南北鄉

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

外喪人或不知告之使勿驚且辭不見

狎則入哭

狎謂相習暱者聞哭斯入弔弔則哭

父在哭於妻之室

妻之室下室也父子雖異室子猶不敢自有其適室以

避尊者
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異室燕閒之所其餘禮則同
右第十章
有殯
謂父母之喪在殯
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
遠兄弟再從以降者側室卽異室正室爲殯宮各伸其
哀不相瀆亂
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

位南面北面不當阼以別己喪

同國則往哭之

往哭不稅衰不與於奠

右第十一章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

曾子曰我弔也與哉齊子斯反衰七雷反與以諸反

哭死者而不弔生者非以爲禮故曾子疑其可其實非也罔極之哀不可以他閒之也夫子嘗曰參也魯魯者樸誠有餘而節文不足曾子之學得其大者而細微有所未盡使能並此而無之則曲能有誠而從容中道矣

故論語以文學稱游夏而曾子不與游夏不能爲曾子而曾子之不逮游夏者亦無傷乎其爲曾子說者必欲曲辨爲記者之誣辭亦未爲知曾子也

右第十二章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

悼公魯君哀公子名寧

子游擯由左

由左君在右矣吉事尙左擯者右凶事尙右擯者左時人相習失禮而子游正之也

右第十三章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穀本告字之誤工毒反爲于僞反

穀訃告也王姬桓王女齊襄公夫人其卒在魯莊公三年由自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王姬適齊襄公周命魯主昏自魯往嫁卒而訃焉主昏者攝主爾禮無爲服之文其曰外祖母者尤謬襄公之妻於魯莊爲舅之妻亦無服莊公忘親事讎屈於逆母之命越禮厚結於齊魯人兩爲之飾說皆遁辭之窮也

右第十四章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直龍反

重耳時出亡在狄穆公將欲奉之反國使弔以探其意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喪息浪反下同

且曰弔己復言也亡國謂終失其國斯此時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儼然專事而無旁及之意服事也喪謂出亡在外圖謀反於國也

以告舅犯

狐偃字子犯重耳母舅重耳以告謀所以對之

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

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辭不受命也喪人去國失位之稱寶謂善道可守者仁愛也說謂解說之言其無罪也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

與羊御反

與於哭泣之哀謂就喪主之位也不言不得有國者以親爲重之辭也義睦鄰定亂之道也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不拜以庶子自居不敢受弔不私不更與使人私相接

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顯盧氏謂當作𢢸呼還反夫防無反

子顯秦大夫公子縶所使弔者也仁敦愛而無私之謂晉文公謂天下之無可解說而不乘父死爲爭國之圖𢢸名教也先王因人心自然之義而立之名教以止天下之邪心而使自勉於君子此其效矣名教之於人大矣哉

右第十五章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敬姜其妻也禮朝夕哭褰帷見殯敬姜早寡欲自遠嫌不以見殯爲哀故帷堂而不褰魯人仍之則於孝子戀慕之心有所未盡徇賢者之過則室矣

右第十六章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

哀戚至故禮以飾哀所以至其至也哭踊有數麻葛有時則以因天時人情之變不使文過而實不及也此二句一章之大旨

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復芳服反

人之始生因二氣之良能絪緼而化醇其來也以是則其往也以是死雖無復生之理而往來不舍於造化非無可求也故盡愛於親者念所自始而知所自終因以求之事雖無益而理不謬焉病亟則禱之五祀而不得生禱祠之道窮矣心不容已而推其義於復一猶夫禱祠之心知其無濟而爲之也幽者非無而不可見之謂鬼神之所藏也求諸幽者於鬼神而求之也復者北面因其類而盡其義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稽顙舉頭觸地而無容主人於賓弔既拜以荅賓而情不自禁復稽顙焉哀戚之至不能自宣故悲慼倉遽而無容也主人成拜而庶子不成拜但稽顙者情以分抑哀戚無所抒隱痛之尤者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句道用美焉爾 飯扶晚反 食祥吏反

飯含也生則致養死則虛口人子所不忍然不以食者之死不能致生之食久則敗惡米貝可以待三日之殯而不敗弗見惡也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

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識申志反

明昭也旌表也不可別謂尊卑無別也旗者生時所建於乘車者孤卿以旜大夫以物士無旗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揭而銘之曰某官某之柩錄謂記錄之示弗忘盡其道者事亡如存之道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重直龍反

重植木鑿孔加簪懸鬲煮飯餘米實鬲中既殯之後尸不可見神無所憑故爲重置於中庭以棲神既葬反虞而後作虞主練而後作練主其義皆以爲神所憑依使孝子有所髣髴以致其愛慕故曰主道也綴重者虞雖

作主而懸於重上置諸廟待毀虞作練主而後並埋之
重徹者作虞主則埋其重神不兩依重與主相爲授受
周制是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
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側皆反

素不雕飾也志哀居約故無文哀者生者之情爾死者
順屈伸之常奚哀之有則宜不以哀素奉之然而喪奠
素器惟順生人之心猶祭祀之必盡其文所以極致主
人齊敬之心而不必問其饗否也奠則有祭道矣故與
祭同義敬則文哀則素其自盡一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辟婢亦反）

拊心曰辟跳躍爲踊哀之至者所不容已而然也算有度數也三者三而成一踊孝子哀迷不知節禮爲之算使勿毀性而可繼勿毀性節也可繼文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何）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去羌呂反）

袒肉袒括髮去笄纚而露紒以麻括之變改也改常度也慍鬱悲不自聊之意凡人喜則矜容慍哀藴於中則變其常度而無心於美飾至於親喪慍若無所容其身哀若無所容其心而去飾亦甚矣投冠褫衣不自容也

襲復衣也歛奠馮尸則袒事畢反位則襲變之甚者有節不爲不可繼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此天子諸侯之禮也弁素弁絰爲環絰加弁上葛以葛爲要絰其衰侈袂葬而祭告於山川其服則然蓋接山川之神節哀崇敬故服不純凶也殷之冔周之弁一也皆象祭服之冠特用素耳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爲于僞反食祥吏反

此大夫之禮也歠者以粥飲之主婦死者之妻室老家

臣之長皆服斬衰三日不食君命歠之以尊者之命强
之也士則鄉里爲糜粥以飲之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養餘亮反
反哭送葬歸而哭也凡哭男子於堂下婦人於堂上今
主人升堂婦人入室以哭者以堂爲死者生所有事之
處室爲饋養其生之所求其神於此而不可得哀乃甚
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方葬而弔至反哭而又弔焉疑於瀆矣故發明其義見

不可不弔也亡謂並柩無也失之不可復得也人子於此哀痛尤切矣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封與窆同彼驗反

殷人以親骨肉入土為哀之甚周人以反求不得為哀之甚故各於其時弔之然入土而哀之令人于難以為心其禮慤樸而無文不如弔於反哭之得當也故夫子許之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首式救反

北方國北北郊北首趾向南之往也南明北幽死之於幽

故順其所往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封與窆同彼驗反舍與釋同施隻反離力智反

贈用元纁束帛藏中如贈行也宿肅進之也主人方贈祝即以其時先歸往迎虞祭之尸次於門外以俟主人歸視藏器加椁實土三遂反哭而虞虞之為言安也形體已反於土魂無所依故祭而安之也視牲舍奠各有有司視牲者同主人歸祔視牲舍奠者既墓次待築墓成設几筵奠脯醢於墓左以安死者之形也亦兩求諸陰

陽之義也迎精而虞其事重故主人速反而視牲送形而奠其事輕故有司奠而不必主人神道以精為貴也舍置也置奠者一獻而無尸反者待舍奠之有司反也禮並舉則瀆故須有司反知奠事畢而後虞也古者墓地在近郊內旦而葬日中而虞祭祀不可接於昏也奠殯宮朝夕奠言易奠者見繇是而止奠苟非速虞則與神離孝子之所弗忍也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比必二反

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終虞而卒哭終虞用剛日間一日復得剛日而卒哭卒哭之祭祝曰哀薦成事謂成祭事也吉祭者有隋祭旅酬設大羹湆胾從獻一如饋食禮矣明日卒哭之明日也祔於祖父者告祔於祖父之廟而祔於祖也祖父死者之祖父於主人爲曾祖父也凡祔之禮告祭已畢仍厝虞主於寢三年喪畢吉祭而後入廟旣易吉祭則虞主雖不入廟而必以其明日祔者吉祭則神神必依神爲類故必令其有所歸也接謂兩日相接也末無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善時戰反

練小祥祭殷人不忍卽以神事其親故夫子善之然則殷人期年之內一用喪祭乎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惡烏路反

祝喪祝祝桃桃枝茢鄭氏曰萑苕杜預曰黍穰菻隨地所產以爲帚也執戈者旅賁氏有死之道謂鬼氣或侵人致人死也君之於臣恩禮所篤死而惡之疑於寡恩乃先王知惡死者人之常情惡而心怵則將有因而廢臨喪之禮者欲詔以齊死生以厚喪紀之說而其理深遠固難與恆人言之故順其情而制爲祓除不祥之禮使

不肖者可企而及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朝直遙反離力知反

出必告行孝子之心也故殯將行而朝於祖爲死者之有是心順成之也且柩之行也驟離於室卽向其野孝子之所尤哀而弗忍故朝於祖廟使次第漸行以緩孝子之哀此生死兩慰之道也朝而殯者先葬旬日而朝猶權殯之主於死者使久依其親遂葬者前日朝諸且卽行主於生者不使其親早離其室二代之禮各有所取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爲始制之也生者之器可用者也殆近也塗車以泥爲車芻靈束草爲人俑刻木備人形也形色備則天性寓矣有自天成者有自人成者人成者生於人心之巧亦生生之道也用之而不恤毀已成之形而息生理以徇其私愛用人以殉者自此始矣故夫子以爲可哀而斥其不仁

右第十七章　此章備論喪禮發明其義以見哀之必至變之必順皆率於人心之不容已初非先王以其意而强天下以必從與問喪三年問諸篇互相表裏讀者以是求之則天理之燦然流行爲喜怒哀樂之節者可得而見矣彼以禮爲後起者不亦愚乎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爲于僞反與以諸反隊直類反）

穆公魯君名衍反服謂反奔其喪爲制齊衰三月之服

戎寇讎也士大夫之於諸侯不適爲君臣得則合失則離故子思此論與孟子對齊宣王之旨略同與四海而其戴一人之義初不相通故善求古人之說者必論其世

右第十八章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爲于僞反

昭子康子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昭子不能以禮事君而猶若知名教之可畏故不安而問

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

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夫防無反食食下食祥吏反

居處也謂以事君之禮處君也毋與無通食飯也敬子怙其不忠無所忌憚而自謂稱情不飾人理亡矣

右第十九章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與以諸反

司徒以官爲氏敬子名未聞公子許之後也絰環絰出絰者改服必於次在大門外反哭反位而哭小斂則主人襲絰賓從主人

右第二十章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恭敬自處以約敬故讓物而不盈曾子節取晏子之儉以爲達於禮意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遣輕甸反　乘繩證反　焉於虔反）

遣車載奠牲之車个包也國君祖奠大牢大夫少牢士特牲每牲折取臂臑胳三段爲一个天子二十七段爲九个諸侯二十一段爲七个大夫十五段爲五个士九

段爲三个每个以一車載之納窆中遣車一乘者殤禮也葬禮主人三賓土而後反虞賓客留襄事焉及墓而反不留賓治墓也晏子薄於其親有子譏之允矣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盈備也曾子之言過矣禮者大中至正之矩君子以自盡而非以矯時矜異者也有矯焉則在己先失而奚以正物哉且約其身以矯俗猶之可也君子不以天下故而儉其親懲國之奢而薄於其父母則天下遁而親輕斷其本以徇末矣晏子所以陷溺於墨而不知反也

右第二十一章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鄉許亮反國昭子齊大夫哀亂之際尤以遠嫌爲重而賓主在所可略

曰噫毋噫於其反

拒諫辭

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沾古添字他兼反

沾益也謂損益之也專主也時子張自爲專任之賓皆東鄉主皆西鄉也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謂主人也子張不爲固爭而從其私意則將焉用彼相爲哉

右第二十二章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穆伯敬姜之夫文伯其子婦人不夜哭其夫遠嫌也

右第二十三章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

上章言晝夜哭者初死時此言不哭者既葬反哭時牀坐牀據猶踞也踞坐於牀怒而怠也

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甞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夫防無反

文伯季氏之族於魯爲宗卿故敬姜可借其子會見於公室則覲其政事而知其賢否信其賢是以不往觀也行哭謂送葬而行且哭尊賢遠色禮之大經曠廢也父母之於子生而教之正也至於死而無可責矣哭死斷乎哀而止矣過而隱之天性之直道也敬姜追咎其子而薄其恩烈則烈矣抑亦婦人之節君子所弗尚也

右第二十四章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

陳謂與小斂之服而俱陳也褻衣儀禮所謂中帶鄭氏曰今之褌襂雖設而不陳抗衾衣尸乃取而用之

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爲于僞反

敬姜季康子之從祖母於死者爲從姑飾禮服也不敢以見舅姑則不可以對賓客矣

右第二十五章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

見偶見之孺子與母相失慕泣而踊

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夫防無反去邱呂反

壹一向也哀者有不必欲踊者矣故有子疑其贅其是猶言以此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

微猶約也情有甚而約之使勿過也故者已然之謂興起物事也謂人之所固有而已然者興起其事以著之也踊生於哀之固有以故興之也踊而有節則以微其情也

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直率也徑行行不繇道不興不微任情作輟是徑行也因哀者有不必欲踊者遂任人之或踊或不踊而不制以一成之節任質滅文戎狄之道矣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猶蓋搖字之誤余招反陶温和在中之意咏歌吟也猶體動搖與歌吟相應也舞者動搖之極致喜必至於舞故先王制之樂以宣其樂哀樂之動變必形於外其理一也

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舞當作哀傳寫之誤辟婢亦反愠者哀不能宣而內結於心也戚氣傷心病也歎舒其氣也辟氣氣迫於中歎不足舒躁而自艾也躁而不當憤

不可止則踊矣此以明情之發者皆其固然而事因之
以興也

品節斯斯之謂禮
品彙也彙而著之物以興矣節以度數所以微其情也

故哀必踊而踊有數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惡烏路反下同倍與背通
無能謂死則不能以喜怒加人也倍棄也先王制禮極
不肖之情而爲之防以引之使企及焉

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
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

末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蔞與柳通力九反爲于僞反遣輕甸反食祥吏反舍書也反

紟裂布爲條以斂者衾夷衾之爲言聚也聚飾柩車也紟衾以飾尸蔞翣以飾棺使勿見惡也行就葬也遣包奠牲載以遣車行之贈其行也食虞祔之祭立尸獻酳如饋食之禮也舍廢也不肖者或有惡倍之心先王必使之勿惡而勿倍禮之所以別人道於戎狄也類如此故哀未至者或不足以踊而必使之踊踊雖或不足以過甚而猶若慮其過甚而爲之節興物微精其義備矣

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即移反

刺謂向欲去之訾病也在人或情不及文而見爲訾禮則因人所宜有之情而爲之文何訾之有見孺子慕而得其踊之所自起知與物之故矣而微情之精意尚未之達則刺禮而非禮之訾者稱禮而亦未盡禮之善也

右第二十六章

吳侵陳斬祀殺厲

事在魯哀公六年祀方社有封樹斬伐其樹也厲疫也時陳有疫疾疫者不能避兵皆見殺

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還似宣反竟居影反大他蓋反下同使色吏反

陳三恪之後容建六官有大宰然嚭者吳大宰名不應一時兩國大宰皆名嚭而行人乃奉使之官疑陳使為行人儀而吳使大宰嚭問之也

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夫，防無反差，初佳反

是夫猶言此人多言謂善辯口給嘗試也夫差以己報先君之怨於陳自矜有名謂可以屈陳人之辯

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與，以諸反

獲俘也二毛須白者威不足以服人而徒為不仁故古

之用兵者恥之

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與以諸反 有與又通）

子謂所俘子女師與言此師而稱歎之辭義足服人雖彊梁者不難折也

右第二十七章　檀弓二篇率記喪禮而此章與焉者古者國破師敗以喪禮處之故以類而附見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冀其生而不能故如求而弗得從隨也斂於

棺而已不能偕故如從而弗及不及亦謂追隨之不及反而息撼其不可及無可柰何而神奪氣憊也誠於中斯形於外故觀者得繇其貌以知其心然非仁孝之有諸己者則亦覸面而不知其然則稱顏丁而記之者其為有德之言亦見矣

右第二十八章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　有諸

書周書無逸篇言謂出政令也讙　作雝謂天下悅順之也亮陰之禮時廢不行子張疑　且廢萬幾故以為問

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爲于僞反聽任也政令任之冢宰則嗣君何所爲而不自盡其子道乎

右第二十九章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知珍義反知悼子晉大夫荀盈平公晉侯彪也鼓擊也鼓鐘者金奏九夏之樂悼平之世荀氏彊横盈死平公欲因而廢之故利其死而樂之

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

杜蕢宰夫春秋傳作屠蒯問諸守門之人而荅之也寢
路寢

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
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足涉二等曰歷階酌挹酒於尊也行罰爵而不言其故
以譎諫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

開啓也待其言故不問趨出而後詰之

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
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大師之大他蓋反

紂以甲子亡桀以乙卯亡禮於此二辰君不舉樂以哀
亡國而自戒國喪大臣哀變之大者尤宜徹樂審矣在
堂殯在堂也在殯而稱禮記者之誤

爾飲調何也

平公再問

曰調也君之䙝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爲于僞反

疾忌也

爾飲何也

飲謂自飲亦平公問

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共九容反與羊洳反

防謂以禮防救君過失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

觶罰爵容四升揚舉送也

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平公欲旌直臣故令後人修行之以爲典禮今記者時也既畢獻而舉觶於君晉國相習行之名之曰杜舉以彰平公之聽諫記者錄此以明卿卒不樂之禮然以當

日情事言之杜蕢之諫其辭雖正而施施然氣盈志滿無所忌憚以將其捭闔之說盍與漢杜欽谷永直攻成帝者情事略同卒之平公見屈盈庭氣苶荀氏不除而成乎六卿之禍亦已烈矣乃平公忌彊臣之驕橫生不能折幸其死而樂之先自處於非禮以授姦人之辭卒之赧沮自咎而立爲舉觶之禮爲彊臣之標榜故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亂未有躬不繇禮而能撥亂反正者也故禮者修己治人之大綱而治亂之準也

右第三十章

公叔文子卒卒子律反

文子名拔獻公孫公叔其氏也謚三而單舉文者大夫
而累三謚非禮故後人莫稱焉
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時期也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
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
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
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難乃旦反
君靈公難謂盜殺衛侯之兄縶公如死爲也班者尊卑
先後之序制者往來享賵之數也文子執衛國之政不

能足民止亂而僅以小惠小貞結其君民其交於鄰國者亦惟孝行故事而不克以禮自立救國之侵弱故孔子獨稱其家臣同升之事亦以此三者之俱不足以當令名也

右第三十一章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卒子律反適丁歷反駘仲衞大夫無適立長而卜之者駘仲不能制命其父兄家老各欲私有所奉也故卜之

曰沐浴佩玉則兆

卜人之妄辭謂卜吉事當以吉禮臨之兆龜兆從也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知靈也禮本易知易行特私欲橫行則邪說得以中之耳祁子所爲亦非高明殊絕之事而人神皆協道豈遠乎哉

右第三十二章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

子車齊大夫使於衛而客死家大夫家老也大夫之家老士也而稱大夫者陳氏僭君其陪臣亦僭也以用也

定句而后陳子亢至句以告句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

殉葬亢古郎反 養餘亮反

定謀以決也子亢子車弟舊說以為郎子禽未知是否至自外來奔喪也莫養於下謂子車客死未及盡下養上之道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雖然謂雖妻與宰之意以為然也已止也子亢正言殉葬之非禮足以拒邪說矣而又為之謬辭以恐之論者以為善於用權權者善惡之審輕重之準也以妻與宰

殉之言出於己之口則惡先在己而已輕矣君子大居正正己而物之從違順命以俟之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隨所往而恆不自失所謂可與權者此爾程子謂自漢以下不識權字皆此等亂之也讇正之分王伯之辨釋氏善巧方便之邪說皆於此決焉學者不察而樂稱之道之所以喪於世也

右第三十三章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養餘亮反

子路未仕親早喪追思而自悼也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

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還俱宣反 稱尺證反

啜菽餐豆糜也斂首足形衣不備也士小斂十九稱大斂三十稱還葬不待踰月成禮也稱其財無所留餘也盡歡稱財非純乎孝者不能無希冀外物之心則其求之身心者益嚴矣

右第三十四章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從才用反

獻公名衎爲孫甯所逐奔齊十二年而後復國國人立公孫剽而拒之故公賞從行者以示怨於國人班與頒通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從才用反）

柳莊亦從行者羈馬絡頭靮韁也獻公出奔避內逼也故守者以社稷爲重而爲國禦外侮之見乘以免於亡此義惟可行於國君之內難出奔者爾後世天下一王而寇賊逼篡從逆之臣借之以爲口實其誰欺

弗果班

此以記柳莊之以義匡君而鎮輯其國家爲下文社稷之臣張本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大他蓋反）

記者雜引舊聞成文衛有大史曰五字忘刪去

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革紀力反

時獻公方卜祭有成期故預戒其家使必許也禮祭自致齊以始不與弔死問疾之事

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

莊果以祭日卒赴者以聞遂請往稱寡人者事尸之道雜人神之禮

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縣胡涓反

服祭服諸侯之祭服毳冕裘氏縣潘氏一邑名卿卒不
繹爾諸侯之大史士也輟祭不終事以諸侯之服而襚
士與之邑而納書棺中皆非禮也獻公卞急無序喜怒
自用失舉類此衛人爲柳莊榮而傳之記者以著禮之
變也

右第三十五章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
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
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屬之玉反
尊己乾昔子名親之大惡弗從孝也尸子曰夫已多乎

道

右第三十六章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去起呂反

仲遂魯公子遂垂魯地時遂如齊而道卒卒之日辛巳魯宣公方時祭壬午其明日也猶者可已之辭繹之爲言尋也諸侯賓尸之祭名萬干舞也籥舞者所吹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繹非正祭可以全君臣之恩也

右第三十七章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

公輸若古公輸子之後世爲匠師小少也若以稚弱世其官未能任匠事

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般布還反封與窆同彼驗反）

斂下棺於椁也般公輸若之族人以若小般代任其事機不用碑繂而別爲機巧激棺而下也康子喜其輕便而欲從之

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夫防無反）

公肩假季氏之族父兄也初故事也豐大也豐碑者以石爲柱樹於壙之四角穿中爲轆轤以紼繫棺而下之

於䡞轤之中使人背負綍而徐下之也桓木午交者楹柱也桓楹者植木若楹夾壙兩旁上施横出之木縱横各一四出之如郵亭表木以綍繋棺交互約於雙桓之上使人執綍端而徐下之也天子四碑六繂諸侯二楹二繂大夫二楹無桓二繂魯君臣皆僭其來舊矣在禮雖僭而所以重喪禮安尸柩則一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噫於界反

嘗試也不得以之以與已通毋與無通有巧欲試而以人之母試是豈不得已乎其有巧欲試不得所試遂憤

懟而以爲患乎所以窮小人技癢之情而折之也噫歎

恨之聲

右第三十八章

戰于郎

魯及齊戰也事在哀公十一年齊人來伐及清涉泗郎

當依春秋傳作郊傳寫之誤也

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禺亡附反

禺人昭公子杖兵仗入保徵民兵入守城也息行追僌

極而憩也

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

也不可

矜民之憊而譏執政也使之雖病不敢辭任之雖重不敢弛民之困久矣一旦寇至大臣無謀小臣不能以死衛社稷復重困民以入保義所弗忍也

我則既言矣

禺人雖見廢無社稷之責而既知其義則當踐其言爲民死職

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重蓋童字之誤踦春秋傳作錡魚綺反

童未冠者往馳師也戰敗俱死

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

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踦年十九以下當以殤禮葬祭之魯人以其死國事官
爲治喪欲以成人之喪禮與之而孔子以爲可所謂禮
以義起也
右第三十九章
子路去魯
子路爲費宰不終用而去
謂顏淵曰何以贈我
仁者贈人以言
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

入

聞之者聞於夫子展周巡省視之久離墓疑於當哭不哭者以安親也君子重去故國惟墳墓之爲重爾仕宦田里得失非所念也

謂子路曰何以處我

處謂居者安身无咎之道

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墓他人墓兆祀里社壇埒之類恆一於敬不閒於幽明心安而身泰矣

右第四十四章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

工尹楚官商陽名陳弃疾商陽之車右也兵車之制將執弓右執矛

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

王事猶言君事楚人之僭辭也手弓出弓於韔而執之也謂之又告之如前也揜其目非所欲殺若不忍也商陽僂蹇臨敵韔其弓弃疾促之遂斃三人非無勇不欲用爾

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直遙反與羊

御反

止其御不復追也朝燕朝大夫坐士立燕不與者士無席不與堂上之獻尊也按春秋傳有工尹路工尹亦皆楚之達官爲工官之長職視司空非賤士而商陽自言卑賤者蓋當追吳時尙未爲工尹記者要其終而稱之者也

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又有云者贅辭也焉疑辭臨戎則以果毅殺敵爲禮豈更以韔弓不發止御不追爲禮乎商陽以不得大用懟其君父逍遙縱寇不知者稱之爲禮故夫子詰而譏之

楚之末世保姦棄賢以至人心離玩卒爲吳破於此徵矣□□□□恆以驕戾横行天下及其數傳乃更假竊禮文爲從容巽愞之習盡失其長而終不能肖□□□□□□□□□□□□□□□□□□若出一轍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信夫

右第四十一章　此章亦記軍禮之附見者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襚桓謚宣字之誤須綠反卒子律反含戶暗反

諸侯伐秦在魯成公十一年宣公曹伯廬含以珠玉米貝實尸口也諸侯相弔當含則親含禮也襚商祝襚者

之事曹人使諸侯視之施以禮而報以慢諸侯義嘗辭之

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强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朝直遥反卒子律反强其兩反

襄公魯君名午康王楚子昭也拂祓也柩尸也以桃茢祓除不祥君臨臣喪之禮也禮不失人斯不失己矣曹人之使諸侯襲其不召荊人之悔者幸耳雖幸免於人之辱而失禮則先自辱故自亢者未有不悔者也

右第四十二章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

滕成公滕子原也卒於魯昭公三年子叔敬叔魯大夫叔弓進書進襚賵書使者親致柩前子服惠伯名椒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爲于僞反

郊滕郊懿伯叔弓之父叔老也春秋傳解謂謚齊子按齊謚他不經見此記是也忌沒日也政公事也稱叔父者叔弓於椒爲族叔父也忌者人子終身之喪然在國則可以請於君而免從國政在外則無所請命不可以私意而羈公事矣故惠伯勉之使抑情而伸義也

右第四十三章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辟毗義反畫如字胡麥反俗音胡化反者非

蕢尚魯士弔者弔其親之喪也遇遇其柩也道中道路夾道兩旁路經塗九軌中軌為道兩旁各四軌惟喪車專道而行餘皆分由左右路畫宮畫地為殯宮象門庭階堂柩在路右象西階上君命由東象東階主人退北面象中庭君弔士葬賵於祖待柩之就道而使人弔是以遇庶人之喪而弔之禮弔士無受可也畫宮而榮之過矣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禮不失己雖君命無所屈

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奪蒸隧字之誤徒外反朝直遙反

記者記杞梁妻之事以實曾子之言也齊莊公名光輕行而掩之曰襲莒弋姓國在今山東莒州隧城下通水道杞梁春秋傳作杞殖齊勇士名殖字梁死者莒人覺而殺之肆發棺陳尸妻妾執者所謂不用命而孥戮也

右第四十四章

孺子𩬆之喪哀公欲設撥𩬆吐根反

孺子婦官名春秋傳有南孺子𩬆其名也撥紼也以紼維柩而殯以備緩急可急引以行也哀公以妾爲妻故欲備禮以隆之

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

有若不欲公室之替於三桓意在張公室而不得其正

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沈昌枕反

輴殯車龍輴者畫轅爲龍以致飾也椁攢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幬帷也幬冒椁上椁載輴上諸侯輴不畫攢不

椁其他則如天子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爲期旣久慮有災變棺各數重重大難於猝移故以輴車載之使倉卒可行又不欲柩行而無飾故椁幬設焉楡滑木沈汁也爲造也擣楡木皮漬瀋貯之殯側急則播於地以速輴車之行也凡此數者與撥相因而並設也

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廢無也中當也大夫負牆三面攢之而無輴車䓝柞惟一重輕簡易動三月而葬爲期又近不必車紼之須設三家不敢用輴而徒僭設撥於事理無所當也妄賤不與君敵體秩視大夫旣不得殯以輴無輴設撥抑又不

中於禮效三家之僭妄抑何爲乎君子必自正而後可以
正人互相競妄同昏而增其亂是倒授逆臣以柄而自
戕也

右第四十五章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爲于僞反齊子斯反衰七雷反下同

悼公之母哀公之妾疑即孺子蘔也士大夫之妾有子
則緦天子諸侯無服

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與諸反

導諛之臣逢君私意倡爲邪說而君遂據之以爲公論

所謂同昏之廷也

右第四十六章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

季姓子皐字與申祥同時蓋魯穆公時人也子皐方爲成宰妻死而葬於成犯柳車淩躒之也庚償其粟也

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長丁丈反

成孟氏邑難繼謂邑宰買道則凡民之喪無不然者貧者不可繼也古者葬地皆頒於君有恆地道路有恆軌故無犯禾之事而不立償禾之法子皐官成遠其先人

之壟就近卜葬道非恆堩疑禮法之所未有而不恤民之本計葢亦未知通也

右第四十七章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使色吏反

祿謂受田祿也仕不受祿所謂客卿也不純乎臣故君饋之不言賜而言獻使者將命稱君曰寡君皆賓主辭也君臣之禮未定則去之他國不行舊君之服君子不輕臣人不輕臣於人也

右第四十八章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卒子律反
形者生之主未葬以前有形可事則弗忍致死之而事
之如生故喪奠無尸不設几筵而不諱葬而卒哭形藏
於土迎精而事之精之疑有於虛漠者鬼也故不能致
生之而以鬼事之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
於庫門舍書也反
宰夫天官之屬典大喪之戒令者命號也故謂當祧之
廟廟祧則不復諱禮有終也新新死者庫門第二門廟
在其內木鐸所戒止於朝廟之所不出皋門者禮不下

於庶人庶人不爲君諱也此天子諸侯之禮大夫以下
亦諱於其宮爾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稱逮舉之不但臨文雖廟中亦然此二節承上文卒哭
而諱而備記其禮
右第四十九章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
憂敗也素服縞冠哭君率羣臣哭之於庫門外者外朝
之位與民同戚也赴車告敗者櫜甲櫜韔弓韣不載者
袒甲露弓示速報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先人之室廟寢在焉神無所棲哀莫甚焉故曰者春秋文然新宮魯成公之禰廟宣公初祀於此也凶災之大以喪禮處之重民命愼世守也

右第五十章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

式者矜之聽以察其情

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重直龍反

壹甚也重複也今指所哭之墓山側多虎故三世見噬

夫子曰何爲不去也爲于僞反

使子路再問之

曰無苛政

苛繁急也政力役也泰山之側接齊壤去國遠故政不

繁苛舊他處征役皆嚴重

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識申志反

民不適有其生無當死也戒弟子者欲其當官則恤民

右第五十一章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

已夫夫防無反

也者云者豐固隱逃名不爲時人所知或輕之之辭也摯與贄通諸侯之贄玉非以見賢士公欲執弟子禮執脯脩也已言終無與爲治也

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施以豉反下同

施示也謂教之以敬信也

對曰墟墓之閒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

墟亡國廢墟也哀敬之情民所固有誠有其可敬可信者則民自觸發其不容已之心矣顧問上之所以感之

者何如爾不在教也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畔與叛同解胡買反

誓者告以舉事之故而戒之以賞罰會者先爲期約之事而申之以要質湯伐桀乃有湯誥武王伐紂乃有孟津之會後王因之顧言之感人也淺而要而合者非其心之固合畔疑之所自始也禮敬讓也義方直也盡己曰忠以實曰信不妄曰誠不貳曰慤禮義者忠信誠慤之實忠信誠慤者禮義之本也以忠信誠慤之心行乎禮義則篤實光輝自能感民固有之天良不待誓會以

固結之矣解散也周豐堅於避世而菲薄殷周蓋亦老莊之流也然其知敬信爲人心之所固有而以禮義爲固結人心之本則非老莊之所可及夫子謂吾黨之小子狂簡殆其流與然與聖人生同時地而不得在七十子之列受時雨之化抑又何邪

右第五十二章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

慮謀也賣居室以謀喪事也危殆於死也

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爲于僞反

後謂己爲祭主承先人祀也執親之喪內盡其哀外殫

其財無所不致惟此二者則以父母故而不得不自裁

爾

右第五十三章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長丁丈反

季子吳公子札延陵吳邑名在今常州府季子之封邑

也適齊而以子行或時去國也嬴博二邑也在今山東

泰安州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使人觀之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旣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

可隱也（深式鴆反 廣古曠反）

以時服者不以朝服時其子未爵也封爲冢也廣闊輪長也揜坎適如其坎覆四隅也隱凭也人立其旁可伸臂凭之也

旣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還似宣反 號胡刀反 復芳服反）

左袒內袒必左右還從右行繞冢凶尚右也三者三還且號也命者天之令也再言無不之者深哀其不返

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孔子聞而稱之也禮喪長子斬衰其亦重矣然君子以

魂形之離也魂爲性之麗形爲養之具君子貴性而輕養故於葬也實土三而主入反哭急於迎精以反而不戀戀於歸土之形則所致哀於死者固必有其道矣季子哀其子之咨死虞祔不行魂無所依而封窆號還及節而止故夫子稱其合禮

右第五十四章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婁龍珠反 含胡暗反）

考公鄭氏曰考或爲定邾子貜且也徐嬴姓國僭稱王稱君者不從其僞號也

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含戶暗反）

坐跪也侯玉諸侯所用之玉徐以天子自居故斥言侯
玉以自尊君自弔則親含大夫歸含耳徐欲以其大夫
與諸侯敵體亦僭天子也凡旣殯而親含者自致璧於
殯上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
之有也易以豉反

易簡也于迂也謂繁曲也臣爲君使則其禮簡略君自
來則其禮繁曲惟諸侯親弔則親含今容居臣也不言
歸含而以敵體之禮行之是君臣無別也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

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
不敢忘其祖
遺亦忘也駒王徐始僭王者夷狄無諡以號稱周定王以前河北流徐在河東南故西犯中國必濟河而北斯言謂辭命一如天子魯鈍也言非己口給爲夸辭稱祖者容居徐之公族徐人習於僭僞不以義自服邾人不能終折而拒之亦不足以有爲矣

右第五十五章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

哭於他室為于偽反

庶氏猶言他家他室側室也嫁母之不得如母而服齊衰於此微矣

右第五十六章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長丁丈反

祝佐含斂故先服然則嗣子亦以三日成服矣官長猶言百官國中男女畿內庶人也庶人之服齊衰三月天下諸侯及其大夫也士以下無服諸侯斬衰其大夫繐衰既葬而除遠近不一聞訃九哭而成服至於三月而

畢服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

虞人山虞祀年也木久則大而堅可以爲棺椁衍文斬伐也

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不至謂諸侯之不奔喪會葬者也廢祀者滅其國刎到也人諸侯以其爲不臣之大故服上刑

右第五十七章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食祥吏反

穀不熟曰饑黔敖齊大夫蒙袂也蒙袂者手垂而不能舉袂覆蔽手也輯斂也斂屨挾之不能屨也貿貿昏瞀貌

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奉芳勇反奉食之食之食皆祥吏反餘如字

揚目強視貌從就也謝謝過也

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與以諸反

微細也嗟也去之而已不必自矜己節以拒人也謝則食之不以窮爲諱也忿戾加人一發而不可反小丈夫

之操也君子矜而不爭從容於死生之際而人莫敢不敬其道大矣非細人之所知也

右第五十八章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瞿九遇反

瞿然驚視乃失席謂方坐而徙倚於地也禮教不行民罹大惡人君所當引咎

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斷丁亂反在宮之宮一本作官者誤壞古拜反

再言曰者告有司之詞宮公宮內宮父所處門以內也凡當弑時其餘臣子在君父之側者不能執賊又不能死使得成弑則不必問其知情故縱與否而必與之同坐弗能爲之曲赦也其可赦者惟年十五以下及有廢疾者與室屋也汚掘地爲洿池也宮環堵以內也豬畜水也大逆之處不欲令人更居之舉爵行燕禮也踰月不燕引咎以自罰也

右第五十九章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

獻字衍文文子趙武也發啓也始也謂初啓門入室而

爲陳詞以慶其始若今俗上梁文然趙氏以弒君伏誅其室已毀後韓厥援趙武而立之反其田乃更造室

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張姓老名亦晉大夫此發之之辭也以其善故特錄之輪輪囷高大也奐衆多也國國人賓也族同姓也歌哭有事同異姓皆聚也蓋欲其遠惡以保家

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京蓋原字之讀惡責反

九原晉大夫墓地武初復位猶有懼心故服膺張老之言

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張老頌不忘戒趙武禱不踰分

右第六十章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爲于僞反封與窆同彼驗反

畜狗守犬也古者犬有三品有田犬有守犬有食犬埶下骸於坎也陷爲土所沒也生憐之死無棄之所以全仁

路馬死埋之以帷

因孔子之言而記埋路馬之禮帷縫布爲之若帷不用
敝者
右第六十一章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
內也爲于僞反 內奴荅反
季孫蓋康子肥君在無辟賓之禮或方行禮令少逡巡
待之
曾子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
修容易弔服也二子從容自若易服而入
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鄉許亮反

飾前失對也

曾子後入閽人辟之辟必亦反

辟爲驅除也横逆之至彌縫則彌消

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辟毗義反

内霤寢門後簷際也卿大夫位在門内北面辟者逡巡向之君位在阼階上降等揖者升之使就帀位於西階與成禮也

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記者引所聞君子之言以證二子之事也君子遠矣不違於禮有諸乊者必形諸外若以物之敬慢而始自飾

則其飾也僞矣非二子之所屑爲也

右第六十二章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說弋雪反

·陽門宋城門介夫甲士居陽門司城宋官子罕樂喜也入聞喪而入弔之覘探視也時晉欲伐宋遣人密探其國事而以此報也得衆則民樂爲之死故不可伐

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扶蒲胡反服蒲默反

扶服詩作匍匐救助也微之爲言非惟也人之大情哀樂而已而哀爲甚哀民之哀者民亦哀其哀而無敵於天下矣

右第六十三章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絰賓客弔服所加絰也庫門魯公宮第一門麻絰帶也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作亂十一月而後葬卒哭在期年之外賓客送葬者反而不以絰入形羣臣卒哭去麻而即吉宰我謂三年之喪期已久滕人曰魯先君莫之行者是也然他君五月而葬則卒哭而猶未除莊公緩葬

尤爲駭異故特記之

右第六十四章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卷巨緣反

沐治也登木倚樹也託寓意也貍首古詩其解未聞原壤老莊之流一死生齊哀樂欲以其術易夫子

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從才用反

聖人自盡其道正大以涖之而不屑與之爭則異端之

遲私知於其前者如雨雪之見晛而自消矣

右第五十六章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叔譽舊說以爲叔向也姓羊舌名肸觀遊也九原晉大夫墓地作起也生也歸從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知珍義反

陽處父晉襄公太傅并兼也植謂樹立法紀以利國也處父改立軍帥以彊晉爲狐射姑所殺春秋傳譏其侵

官所謂并也叔向以其忘身謀國故稱之而文子謂其
知不足以全身
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舅犯狐偃晉文公母舅見利不顧君事今無考文子或
必有所傳聞也叔向以文子志在全身故稱舅犯而文
子譏其不能兩全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
隨武子士會事晉景公如文子所稱大抵依違利害假
公濟私竊仁知之似而巧用之殆孔子所謂鄉原爾文
子以其術彌縫上下而竊晉國之政六卿皆倣焉

晉人謂文子知人

好鄉人之所好故鄉人稱之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勝書徵反有與又通于教反屬之玉反

記者記文子之所行以見其志之所擬而行如之也管鑰也庫藏財賄者管庫之士府史之屬也屬託也文子柔巽深隱收人心而不亟用之以弭怨忌而要恩譽卒以其宗彊於晉國子鞅承之遂以傾荀范而擅晉政其所由來者漸矣

右第六十六章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衣於既反

衰七雷反繆蓋摎字之誤居虯反

叔仲皮魯叔仲彭生之後子柳魯賢人泄柳也孟子云子柳子思爲臣學從之學也其妻皮之妻也魯鈍也衣衰者衣斬衰也斬衰爲衰之首故獨言衰繆絰苴麻絰大本在下兩股繆結之叔仲皮從學於君子故知禮而化其家其妻雖魯能以禮喪其夫

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衰七雷反下同

衍皮之弟也繐衰者治其縷如小功布之縷而成布以

四升半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也環絰弔服之絰以
牡麻爲之單股如環而不垂其餘周衰禮失婦人不以
斬衰喪其夫苟倘輕細而已衍徇俗而昧禮告於其嫂
使從時制
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
皮妻言此以拒衍也婦人爲其姑姊妹服大功大功之
衰且非繐衰況爲夫斬衰乎大功之絰用牡麻且摎而
非環況爲夫苴麻絰乎末莫也言當皮存時聽其爲私
親服重而不已禁以明衍之不能禁已也
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叔仲衍退也其妻衍之妻也婦人於夫之兄無服惟爲
宗子齊衰三月皮其叔仲氏之宗子與其服亦疏衰繆
經衍怙過徇俗終使其妻服輕細者夫婦人倫之本婦
人無二斬旣嫁從夫而薄其服則夫婦之道苦矣叔仲
皮學焉而化其妻雖魯而賢於衍故學者人倫之所自
明修身齊家之本不可以不務也
右第六十七章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爲衰之爲于僞反衰七雷反下同
成魯下邑衰齊衰子臯季子臯賢者爲宰聞風而畏之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

成之衆人歌以嘲之也匡與筐通所以貯絲者范蜂也緌所以結冠者蟬有雙喙在腹下如緌然蠶繅絲如績無匡而蟹殼如匡范首如冠無緌而蟬喙如緌言其相代而不相涉也兄死不衰而子皋感之使衰則亦子皋之賢而已矣若彼無禮不弟之惡自若也

右第六十八章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

父母死三日不食子春至性篤而踰禮

曰吾悔之自吾毋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哀都反

子春服畢追論及之也悔者以其踰禮而有滅性之憂也自於也得施也情極於親喪雖過而可原所以自解而勉人也

右第六十九章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縣胡消反暴薄木反與與以諸反

然猶焉也尪羸病者巫女巫周禮旱暵則女巫舞雩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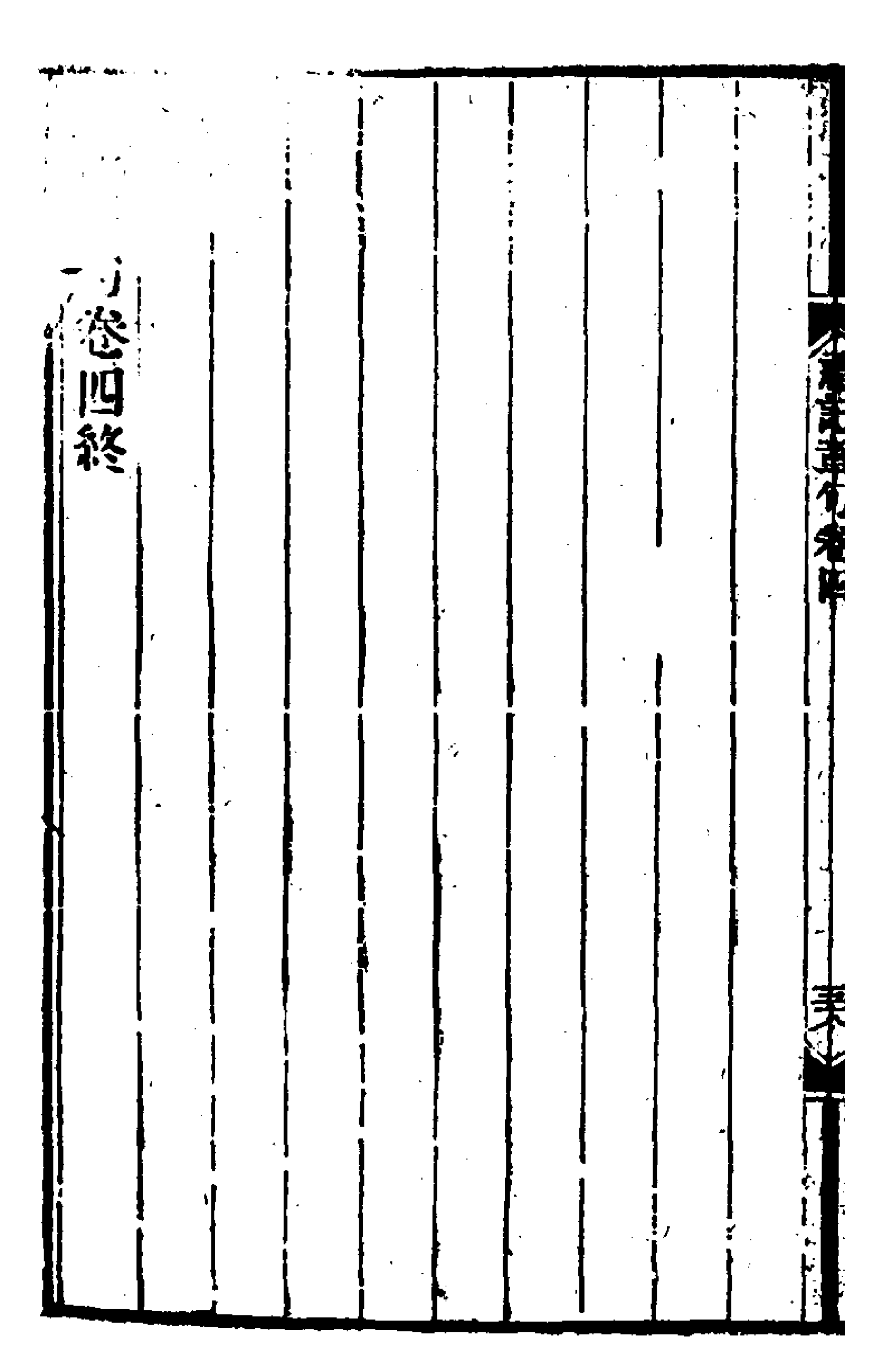
陰也望責也暴尫巫以求雨當時有此惡俗
徙市而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
徙市不亦可乎
巷市謂廢市而民閒朝夕之計有必需者市之於曲巷
也徙市亦非致雨之道特其以喪禮居之則庶幾罪己
祈天之意君民一體而食爲民天視民之災若己之死
能以此意推之則勤民之情切矣

右第七十章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離力知反合古沓反夫防無反）

祔合葬也離各爲一冢也旣合矣而又各爲一冢無當也故夫子善衞葢古者葬以昭穆兄弟齒列者爲各冢則伯叔嫂婦相亂不如合冢之猶爲遠別也

右第七十一章



卷四終